

最后的书

活…!

一本为终结自己而写的书。

利奥·范斯



序

想要结束的书

这是一本只有一个心愿的书：结束。

不是在最后一页结束。是在你里面结束。

它不想改善你的生命。它不递给你什么意义。它不用一种信念换掉另一种信念。书这么做已经做了五千年，而人的头只是越来越沉。

这本书想把事情磨平。

一颗人的头装着极大的一堆货。名字。规矩。道德。众神。过去。未来。理想。恐惧。定义。希望。几乎没有一样是选来的。都是在你还看不见装载的时候，被装进去的。

然后你花了很多年，把这堆货叫作「我」。

人真正的难处不是学。是把学过的卸下来。

这本书不是卸下来的手册。手册不过又是一件要背的东西。

它是一棵树。

一棵大树，立在风里。

风在吹。树不争辩。它站着，在它后面，事情安顿下来。

到了最后一页，你里面应该少一点。不是多一点。

如果这本书做成了它的活，你不会需要记住它。

你甚至可以停下不读。

那才是对的结束。

书结束了。一切都变成生命。

山羊说：草

问一只山羊，世界是什么。

草。

这就是一套哲学。山羊吃。然后休息。它里面没有什么在等一个解释。

山羊不问草有没有意义。不判断吃是不是神圣。不需要先弄清楚幸福的定义才去晒太阳。

它活着。

这听起来简单，因为它本来就简单。是人把简单变得可疑。

在我们和正在发生的事之间，我们堆满了语言。语言有用。它告诉别人水在哪儿。它警告有火。它让一个孩子叫得出母亲。

然后语言不停地长。

字有了来历。来历变成规矩。规矩变成机构。机构变成文化。文化变成身份。身份变成有人愿意为之赴死的东西。

一声响变成一堵墙。这堵墙真到能让人杀人。

山羊从没砌过这堵墙。

语言本身没错。麻烦从把字当成东西开始。

草就是草。草这个字不喂人。

生命这个字不是生命。

自由这个字不是自由。

沉默这个字——我们会再回到它。它比其他的更空。

那么，纯这个字呢？

这个字我没有。

这也许是一个能说出的最干净的一句话之一。不是语言失灵了。是有时那里就是没东西可放——一颗诚实的头把那个位置空着。

这里还有一堵墙可以倒：「真」和「不真」。谷粒，还是它长成的花——哪一个更真？这个问题本身就坏了。你把一样东西叫作「真」，你就刚刚发明了「不真」。自然从来没做过这种切分。是一张嘴做的。

二

词语之前

孩子来得比图书馆早。

在宗教之前。在道德之前。在国籍之前。在美之前。在成功和失败之前。在他该成为谁的故事之前。

然后书开始了。

不是纸的书。人是书。父母是书。老师、邻居、屏幕、习俗、惩罚、奖励——全是书。孩子读着这些书，还不知道阅读已经开始了。

一个还没进入语言的孩子，是不是更靠近真？当然。不是因为他有秘密的智慧——是因为架子空着。

对死的害怕就是这样早早到来的。不是作为一个发现——是作为一种气氛。我两岁不到就看见过它。一张脸变了。一个声音低下去。一个身体不见了，大人们把他们的害怕演了一遍。后来，同样的害怕就住在语言里，住在文化围着「死」搭起的每一种说法里。

我不是生下来就怕死的。这份怕是别人递给我的。我也看着别人被递到手里——一直是被递过去，不是自己长出来的。

神的想法也是这样来的。对我来说，从十三岁到二十五岁，这个想法极大。它进到哪个房间都填得满满的。

然后来了别一种书。然后是观察。多年地看着生命做它自己在做的事。

到了四十岁上下，一切都清楚了。

我头一件有意识地不再相信的事，是「地面」本身：以为我们活在什么东西的底下。我们不在。土在脚下，别的一切都在上面。是开着的。谁也没有叠在我们上面。

继承来的想法就是这么运作的。它变得看不见。一个人可以捍卫一个想法四十年，都没注意到，这个想法是在他还说不完一个短句之前，就被塞进他里面的。

这不是在指责父母。他们也被装进过东西。他们的父母也是。文化就靠一张张人嘴，一直往前传。

把孩子毁掉的东西一点也不奇。就是传下来的文化——学来的，再传下去。我几岁的时候就被毁了，和大家一样。

有一天，那个孩子长大了，把自己头里的东西盘一遍，说：我。

这里面有多少，其实是「我」？

三

大清点

把那些大词一个一个拿出来。放在光下。不是去攻击。是去掂它们。

神的想法。历史已经掂过了。人类曾拜过成千上万位神，每一位都有庙、有供、有绝对确信的信众。信是十足的；那些神照样走了。

死后、生前。这是人类共同当作重要的两件最没用的事。大约一千亿人已经活过、死过。带回来的确认报告：零。而整族整族的文明还是围着「后」和「前」安排一周，而中间——唯一真正在发生的那一段——只能等。

爱。爱是希望。希望是用现在打的欠条。既然什么都不缺，为何还要希望？希望停下之后剩下的东西不是冷的。它只是——在这里。而在这里不需要任何许诺。

美。当然是造出来的。看看不同文化怎么穿它：一种把它演成艺术，一种把它上流水线。如果美是事实，它就不需要工厂。

幸福。一个造出来的目标。田野里没有一样东西追过它，也没有一样东西因为没得到它而缺过什么。

自由。这个奇怪。请把「自由」的感觉拿出来——不是想法，是感觉——没有回应。生命和活着从没背过这个字。自由是一场挣扎的集体名字，就像口渴只在被人扣住水的地方才存

在。人们说想自由。我遇到过的，能负担得起的人不多。这份退缩，从一个孩子还说不出整句就开始了。

被压的孤独，和自己选的独处。前者是没找到东西的希望。后者是和一种感觉对着扛。两者都住在头里。都不住在田野里。

沉默。沉默不存在。所有动物都发出声音：伸个懒腰会哼一声，吃到好东西会咂一声，腰疼了会叹一声。夜里的森林是一支乐团。「沉默」只存在于我们的语言里——是一个词，指着自然从没造出来过的东西。

神圣。有没有什么是神圣、又不是被造出来的？没有。什么也没有。当这个回答不再让人痛的那一刻，肩上有很重的东西离开。

这份清点不是拆毁。真的东西，被看一看不会毁。只有造出来的东西，才需要防着日光。

四

塞进你嘴里的东西

心理上的痛苦总是把自己端出来，说自己是必需的。是深度。是灵魂的证据。

问它：你到底在保护什么。

什么也不保护。它什么都没保护。

它是趁你张着嘴睡觉时被塞进来的。你醒过来就在嚼，而因为嚼这件事比你第一段记忆还早，你就把它叫作「我」。

这份填料有几种味道。愧疚。羞耻。为死后担忧。为生前担忧。已经结束好几年的时段，一到夜里还在重播。

这场重播，是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放下的最后一处握手——过去，还在放它的老片子。我说这个，是让你知道：写这些的这棵树，仍然站在风里。差别是：我知道那是重播。知道，已经是把它吐出来的一半。

我遇到过真正没有心理痛苦的存在吗？遇到过。一群羊——每一只都是。它们吃。然后休息。整部传记就这些，是杰作。

羊不能证明一个人能这样活。羊拿不起这份货，所以它也放不下。它是另一种动物。

羊真正证明的更小，也够了：嚼，不在草里。是后来被装进来的。

人里面呢——一个也还没有。我把写这些字的这颗头也算进去。

第一个也许就是把这本书读完的人。

五

卸下来

造，是容易的。头本来就是拿来造东西的。给一颗头一个清静的下午，它就能造出一个信念、一份担心、一位神、一段怨。

病从来不在造。

病在于卸不下来。

我把道德卸下来了。我把天堂卸下来了。我把地狱卸下来了。彻底走了——没重新上色、没换名字、没换成更轻的版本。走了。

用了大约十五年。

十五年，去卸每样只用十五分钟装上的东西。这就是汇率，没人事先告诉你。装是白送的。卸要花上很多年。

所以这一章不承诺什么周末奇迹。卸下来是慢的，像消化那样慢——安静，几乎看不见，只有等到没什么可感的时候才算完。

怎么知道一样东西真的卸下来了？它开始不再出现在你的句子里。然后不再出现在你的停顿里。有一天你注意到，那个词本身已经变得陌生，像一个学校已经烧掉的同学的名字。

这会儿有些字正在离开我。词汇在滑走——那些我从来没真正碰过的字。我不去追它们。它们的离开就是收据。

那些先走过这条路的思想者？其中一个写下了「神的想法已经不再管用」，也为这一句付出了他的神志。我不欠他私人的什么。我们从没在同一口灶上做过饭。要点从来不是跟这个人。要点是方向——方向是：往少走。

六

自然不需要我们许可

文明里我会留下什么？生命。自然。别的都能谈。

自然靠两个动词转：吃、休息。剩下都是评论。

我看过东西死。植物。动物。人。看它，就像吃饭。这句话只让被教「死是灾难」的头受惊。在田野里，死是生命日常的记账——像走路、像撒尿、像呼吸。草不给谷粒办仪式。

我怕死吗？当然不。不然我怎么会去开一本叫「最后的书」的书？

「活着」在身体里、不在脑子里，是什么感觉？饿。坐得太久之后的疼。身体在报告，没搭任何哲学在上面。

我活过的最诚实的时刻，就是这一刻。现在。它是唯一诚实过的时刻，因为它是唯一在这里过的时刻。

头在哪儿想得最清？在自然里。城市用广告在想。

有一次，我跳进一段半冻的山溪弯里。意思整个溶掉了——好极了。冷不跟你商量。有几秒钟，我里面没有任何词汇，只有一具烧着「活」的身体。这就是所有词底下的那个状态。它从没丢过。只是被盖住过。

当一天的活挣够了，那份粗砺回来的时候——语言之前的那个状态——我去走走。走路不问问题。

七

词典

如果我能从文明里拿走一样东西，那不是武器，也不是机器。
是多余的字。

立个法：任何词典不得厚过两百页。

两百页装得下：水、火、面包、母亲、疼、睡、雨、来、去、是、否——两个人要活着、要互相取暖，需要的都在里面。
第二百页之后的一切，是装饰，而装饰是麻烦繁殖的地方。
没人为「面包」打过仗。战争住在后面那些厚厚的页里——
住在「荣耀、纯洁、命定、荣誉」里面。

一本瘦的词典会把它们饿死。

这不是对语言的仇恨。这是给它节食。语言起先是工具，肿胀成了房东。工具是你拿起、放下的。房东会因为你脑子是自己的，向你收租。

在这几页里，字已经开始变瘦了。好。这本书是一本正在把自己烧掉的词典，一页一页地烧，直到剩下的，短到可以照着活：

吃。休息。走。看。活。

八

就活

人能做出的最勇敢的事是什么？

不是登山。不是打仗。不是登台。

就活。

活，不带死后，也不带生前。不要天堂的掌声，不要地狱的鞭子。不要把一份意义绑在背上，像一顶从没打开过的降落伞。

这是最勇敢的事，因为一切都在跟它作对。学校、庙、市场、屏幕——一切都在靠你把「活」推迟。他们需要你为「以后」活。他们唯一卖不了的就是「现在」。「现在」从没缺过。

羊做这件事，没有掌声。它们吃；它们休息。人围着草地站着，拿着本子写论文，猜羊有的是什么。

羊什么也没有。

这就是它们有的。

不——这本书没让你去做牲口。留着你的手、你的面包、你的人、你的活。只把货放下。手不带着货干起来更好。

九

最后的书

这本书是写给谁的？给一般受过点教育、往上一层的读者。它对从没进过图书馆的人无能为力——你把它抹在他们的面包上像果酱，也进不去。得有过背书的经验，才能尝到把书放下的那份轻。

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吗？不是。写它没有改变我什么。变化先来的；写只是记账。我不怕它说的任何一句。我里面已经没什么可让它威胁的了。

这本书是那棵大树。它站在风里，让它后面的东西可以安顿。静下来。安顿好。安住。

然后来的是它真正的抱负，一个此前没有一本书敢守下来的抱负：做最后一本。

这本书里最后应该烧掉的，是它自己。等你读完了，让它像道德、像天堂、像地狱一样走开。不要引它。不要把它放进你的头里存起来。不要在它上面建任何东西。一本要求被记住的书，第一章就已经失败了。

如果合上它的时候，你感到有一种想停下来不读的冲动——什么都不要读了，永远不读了——不要跟这份冲动搏斗。

这份冲动，就是这本书在做工。

如果生命在句子的中间叫你，就在句子中间把书放下。山羊不把段落读完。

∞

活…!

神的想法可以走。道德可以走。美、自由、幸福、纯、沉默、意义——这些都可以走。

词典可以变瘦。

过去可以留在它发生的地方。现在不需要它的许可。将来不需要提前解开。

人可以停下寻找。停下变成什么。停下读。

就活着。

不作为哲学。不作为目标。不作为成就。

生命从来没需要过「生命」这个字。

那么——把书合上。

看。走。吃。呼吸。休息。

活…!